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淳
熙九年江西漕臺刻本影印
原書版框高二十一·四釐
米寬十四·九釐米



譚文壽

呂氏家塾讀詩記序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



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說皆不存

推行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初諸儒為作
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
之區域至於



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
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
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
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
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
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
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為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
兼摭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
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
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
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
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



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群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為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屬熹序之熹不得辭也乃略為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淳熙壬寅九月己卯新安朱熹序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一



綱領



尚食



尚食

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程氏曰思無邪誠也

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已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訖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夕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與憂愁思慮之作孰能優游不迫也孔子所以有取焉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程氏曰皆孔子素所常言也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禮記曰十有三年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

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程氏曰言近而易知故人之學興起於詩。又曰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又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言善惡是非勸戒有以啓發其意。故曰興。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

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程氏曰今人不解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

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

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既讀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小子

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謝氏

曰詩吟詠情性善感發人使人易直子諒之心

易以生故可以與得情性之正無所底滯則閱

理自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

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信心故可以

怨○張氏曰詩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

不皆有止言事父事君舉其最重者言也多識

於鳥獸草木之名亦可以博物○程氏

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陳

亢音剛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

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

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

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

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

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

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叟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程氏曰不以文害辭

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一字。不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文。當如此。○張氏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又曰。九觀書不可以類而泥。文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意。○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蒲官反小人之詩也。孟

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

人於此。越人關音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

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

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文中子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廢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

程氏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

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凡看書各

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

逐句看。○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

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此其

君以碩鼠狡童之類。又曰。詩若以樂天知命處。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亦有君子情意不到處。○張氏曰。詩之譏刺。其間直有淺近者。以其於禮義至粹美。此聖人之所取。○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取。○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氏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詩人之情

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

由可見。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其樂易

之性。故以詩道其志。又曰。求詩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又患泥文。如烝然

來思。湛湛露斯。思斯何必泥字。豈不作人德音。不瑕之類。不可以辭害。君子至止。樂只君子。只

止。何必拘。○又曰。詩全是人之情性。須先得詩人之

言。盡由德性中出。故須先得其心。則詠其言。易以入也。○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

言。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矣。

○後千餘年。樂府皆淺近。只是流連光景。閨門

夫婦之意。無有及民憂思大體者。

夫夫婦之意無有及民憂思大體者。

謝氏曰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
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
處只為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
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瞻
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
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
臧歸于正也又曰明道嘗談詩並不曾下一字
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撥地念過

便教人省
悟點平聲

詩樂

讀詩記卷一

六

袁達刊

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呂大鈞和叔
曰古人因詩

而歌使協聲律歌有高下清濁合
於宮商則為聲聲協律呂則為律

○予欲聞六

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工以

納言時而颺之

注云工樂官掌
誦詩以納諫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

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

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

雲門大卷

音權

大咸大磬

上昭反

大夏

大濩

大武

○

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

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及徹帥學士

而歌徹注云徹者在周○大師教六詩曰風曰

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

為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前漢

禮樂志周禮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

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

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

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然自雅

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

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為設禁焉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

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

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

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孔氏曰召南三篇

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

孔子以後簡札始倒○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

巢采蘩采蘋告於樂正曰正歌備○燕禮工歌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

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

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

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大

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其篇奏貍

首以射射義天子以駟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

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注云

駟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曾孫侯氏是也○國語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饗之樂及

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

夫歌文王大明縣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伶簫咏歌鹿鳴之三君之所

以况使臣臣敢不拜况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

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誅謀度詢必諮於周敢不拜教

論語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注云樂其善使

重歌而自和之○程氏曰歌必全章也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

洋乎盈耳哉注云師摯魯大師之名始首也師摯首識關雎之聲而理其亂者

禮記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

矣○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

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

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

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

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

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
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
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
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
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
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
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
此故歌者上時掌如抗下如隊音墜曲如折止如
橐木倨中矩句中鉤古侯乎端如貫

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
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
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贛問樂
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
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
怨矣為之歌邶蒲對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
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
乎聽聲以為別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
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

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於良乎

大風也哉大泱泱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

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

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秦本在西戎

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夫能夏則大大

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泜泜扶

反乎泜泜中庸之聲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

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

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

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

自鄆古外反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

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

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曲

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

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

遷而不淫復而不厭於艷反哀而不愁樂而不荒

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矢豉反而不費取而不貪

勳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

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

荀子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

之音

毛氏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張氏曰古之樂章只數句詩不能成曲調此所以

有弄有引善歌者知如何為弄如何為引○善

歌者使人繼其聲言使其聲常從容有餘

呂和叔寄

劉凡伯壽書其近與鄉人講習鄉飲鄉射之禮惟恐鄉樂音節不明雖傳得胡安定所定雅音

三四二

詩書亂一

十一

登安

譜有周南召南小雅十數篇而猶闕由庚由儀崇丘南陔白華華黍騶虞七篇

刪次

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前漢禮樂志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蘇氏曰詩

止於陳靈非天下無詩也而有而不可以訓焉耳仲尼有所不取也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

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案書傳所

引之詩見在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

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

云三百五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

歐陽氏曰司馬

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詩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

正經固當為首自衛而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

舊無明說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

讀詩已一

二

邵安

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

季札

觀樂於魯次序如此

周召邶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

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衛檜鄭齊魏唐秦

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

孔氏曰鄭譜以鄭因號鄭之地

而國之先譜鄭事然後譜鄭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

張氏曰詩固有次序然不可一例惟二南之後次

衛衛後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

正風也其他不必次一國之詩其首尾固有先

後其中未必然當刪定之時只取得者置於其

問

程氏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風風也其風動於人猶風之吹物入物故曰風本乎一人而成乎國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謂之雅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及於政以底成功其叙然也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以風天下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為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二南之風變則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

詩言言一

十三

風雅

風而已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推其本則王道失上下亂風遂變矣言其跡則相吞滅而後王道絕衛首惡也故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邶鄘者為邶鄘所以見其首亂也董氏曰商俗靡靡周雖化革其俗然其風不得盡變書之命戒告令每懼其不得一日正也故其俗易感而風易變者亡國之餘音也風首衛且先邶鄘以著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跡熄矣故雅亡而為一國之風董氏曰諸侯至於滅國王政不

行矣。謂天下無王可也。故以王風叙衛下。先王之制苟能守之足以

統臨天下。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爲列國。故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人倫廢則入於禽獸。人君身爲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意。唐魏之風且

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強大天下亦相胥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夷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法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亡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

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

檜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為亂之終孔氏曰檜曹國

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亂既極必有治

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之理自昔天下何嘗

不拯亂而興治革危而為安周家之先由是道

也其居函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由

茲而始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函孔氏曰函者周公之

事欲尊周公故次於眾國之後小雅之前非諸國之例也王業成而為政於

天下故次以雅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

叙也孔氏曰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政之衰則至於亡詩

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以正風風天

下其終也盛德之著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

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

道之隆也所歌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

已足矣孔氏曰魯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為頌非周頌之流也

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同姓故先前代也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

廢也故附其後焉

大小序

程氏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

或問詩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又曰國史

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

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又曰詩小序要之

皆得大意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張氏曰詩序亦有後人添

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蘇氏曰詩序誠出於孔子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

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

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釋文舊說

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又曰沈

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

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後漢書

衛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

旨。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

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董氏曰古之為

教者師授而傳之訓傳不立而能自見於世况

夫詩之存不獨著之竹帛九聲於樂者工師亦

得以傳其言也。漢史謂宏作詩序宏固不能及

此或以師授之言論著於書耳。

王氏曰世傳以為言其義者子夏也詩上及於文

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為美媵那之為祀成

湯殷武之為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

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况子夏乎哉。

歐陽氏曰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故後儒異說為詩害者常賴序文為證

六義

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籥章掌土鼓函籥中仲音春書擊土鼓歛函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九國祈年于田祖

歛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俊音國祭蜡士嫁反則歛

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孔氏曰鄭氏箋七月二章云是謂函風六章云

是謂函雅卒章云是謂函頌自始至成別為三體

程氏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又曰學

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也張氏曰今一詩之中蓋有

兼見風雅頌之意賦比興亦然○呂氏曰詩舉有此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為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為大小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風非無雅雅

非無頌也○董氏曰崧高既列於大雅矣然其詩曰其風肆好又曰吉甫作誦○孔氏曰四始以風為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辭故於風

始以風為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辭故於風

之下即次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賦在比興之先此之與興雖同是託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而後隱故比居興先也

風大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程

氏曰風者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

刺美皆是也張氏曰風有風刺不直言之意

賦鄭氏周禮注曰賦之言鋪直鋪陳善惡○程氏

曰賦者謂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

也又曰賦者詠述其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芟是也○呂氏曰賦者叙事之由以盡

其情狀

比鄭司農周禮注曰比者比方於物○程氏曰以

物相比狼跋其胡載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

几是也又曰比者直比之蛾眉瓠犀温其如玉之類是也○朱氏曰比者以物為比而

不正言其事甫田碩鼠衡門之類是也○又曰比方有兩例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

其事者

興孔氏曰興者起也○程氏曰因物而起興關關

雉鳴瞻彼淇奧之類是也又曰興者興起其義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差我懷人寘彼周行是也○釋文曰興是譬諭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孔氏曰取譬引類

起發己心。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
○王氏曰：以其所感發而况之，之謂興。興兼比與賦者也。
朱氏曰：因所見聞，或託物起興，而其事繼其聲，關雎、樛木之類是也。然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為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其義者，則但取一二字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則同也。

雅大序曰：雅者正也。○程氏曰：雅者正言其事。○

又曰：雅者陳其正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

秉彛，好是懿德，是也。張氏曰：雅之體，直言之比，興差少，無隱諷譎諫之巧。

故曰：雅者正也。又曰：雅者直言之，雖是大惡，亦直言此是雅之本體。○呂氏曰：雅者正言也。

無所抑揚。

頌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

明者也。○鄭氏詩譜曰：頌之言容。李氏曰：頌之為字，訓容。漢

書志曰：徐生善容，容字作此。頌字類。○程氏曰：師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

頌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有匪君子，終不

可諼兮之類是也。又曰：頌者稱美其事，假樂、君

于天是也。○呂氏曰：頌者稱美之辭也。無所諷議。

風雅頌

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

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
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
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
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
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
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
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鄭氏詩譜序文武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
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
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
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
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孔氏曰變風之作齊衛為

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齊哀公當懿王衛
頃公當夷王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
舒所弒變雅始於厲王變雅亦稱雅者王政仍
被邦國所以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其政纔行
境內是以
變為風焉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

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
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述
大政爲大雅述小政爲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
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
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
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
大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
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爾商頌雖是
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
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爾又
與商頌異也

王道之盛陳列國之詩以觀民風其可采者
大師播之音律以風天下如汝墳江有汜之
在二南是也禮樂出於一故不得國別爲風
爾

蘇氏曰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
之然猶不免爲變詩何也曰昔周之興也積仁
行義凡數百年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

發而為正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蓄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至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為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于正其反之也亦難必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勤而後能今夫五人者其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也

李氏曰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

之遣使臣是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泛

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作周大

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朱氏曰正小雅二

一事正大雅十八篇言王政之大體以其規模氣象考之意其音節亦有不同者及其變也則各以其聲而繫之與

章句音韻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

周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

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注曰輯成也九作篇章義既成撮其

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

孔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字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爲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有句稱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

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議詩傳曰：頌

者成也。一章成篇，且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

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

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長發、般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爾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置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是也。

卷秩

孔氏曰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與經別也又馬融為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訓詁傳授

前漢藝文志詩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

誦不獨在竹帛也漢興魯申公

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

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

為詩訓詁而齊轅固

儒林傳轅固齊人也

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

燕韓生

儒林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

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

皆為之傳

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

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時

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

氏春秋博士○釋文曰平帝世毛詩始立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

文帝時詩始萌芽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

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

孔氏曰鄭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為故訓傳於其

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前漢

儒林傳毛公趙人為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

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然則小毛公名為

萇也吳陸璣草木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

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

毛公○釋文曰吳大常卿徐整曰子夏授高行

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

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

授趙人前漢儒林傳毛公授同國貫長卿長卿

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

俠陸璣草木疏云後漢儒林傳衛宏字敬仲東

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中

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

作毛詩箋釋文曰鄭玄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

更述毛非鄭荆州刺史王基駁王肅申鄭義晉

隋書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

於王徐州從事

陳統難孫申鄭

豫州刺史孫毓為詩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

於王徐州從事

陳統難孫申鄭

豫州刺史孫毓為詩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

於王徐州從事

陳統難孫申鄭

豫州刺史孫毓為詩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

於王徐州從事

陳統難孫申鄭

豫州刺史孫毓為詩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

於王徐州從事

陳統難孫申鄭

豫州刺史孫毓為詩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

於王徐州從事

陳統難孫申鄭

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程氏曰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大毛公解經
雖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爾

又曰漢儒如大毛公董仲

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

歐陽氏曰六經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正其
訛謬得以粗備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
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俵俵丑良反於去聖人千百
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
者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
牾質諸聖人而悖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
徒為異論以相訾也

條例

諸家解定從一說辨析名物敷繹文義可以足成
前說者注其下說雖不同當兼存者亦附注焉
諸家解文句小未安者用啖趙集傳例頗為刪削
陸淳曰啖趙所取三傳之文皆委曲翦裁去其
妨礙故行有刊句句有刊字實懼曾學三傳之
人不達斯意以為文句脫漏隨即注之此則集

傳之蠹也。閱此記者亦然。

諸家先後以經文為序。或一章首用甲說，次用乙說，末復用甲說，則再出甲姓氏。

經子史傳引詩文句與毛氏不同者，各見章末。諸家或未備，頗以己說足之，錄於每條之後。比諸家解低一字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一

